

别问我爱谁

时 明 著



BIEWENWOAISHEI

别问我爱谁

时 明 著

春 秋 出 版 社

1989年·北京

别问我爱谁

时 明 著

出版发行：春秋出版社

(北京1929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华印刷厂印装

787×1092毫米 32开 7.75印张 172千字

1989年4月北京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ISBN 7-5069-0060-2/I·13

定 价：2.70元

目 录

并非第三者.....	1
别问我爱谁?	44
妻, 我没告诉你.....	63
妻, 我不该问.....	75
白天鹅公寓.....	87
求婚者.....	97
举杯, 为他祝福.....	110
银月, 透过薄云.....	120
金网.....	130
说不清的故事.....	140
父子与父女.....	147
隔墙有耳.....	160
八个猪蹄.....	166
样子货.....	174
金鸡报晓.....	181
笔尖下.....	192
狗见愁与死不了.....	198
只有一天军籍的女兵.....	210
咱家门前留个影.....	215
擦漆.....	220

大会上，宣布他离休·····	223
情书·····	226
审画·····	228
我是父亲手下的兵·····	231
下周，我陪你·····	234
队列比赛·····	239

并非第三者

藏在山坳里的鸡冠山火车站，干宁总共来过两次。一次是结婚，一次是离婚。

六年前，她也是在这样一个金色的秋天来的。那次，她心里好甜好甜哟。

在车上，她望着窗外飞掠而过的青山、绿水，曾设想过一个又一个与郑淮海相见的情景，眼前涌起无数幸福的浪花。

当列车终于到站见到郑淮海时她简直惊呆了。

郑淮海和他那帮老飞们，横列一排，齐刷刷地迎候着她。人手一束的鲜花，象一堵五彩缤纷的花墙。花丛中的肩章，一枚枚小飞机，在融融阳光的抚摸下，闪着灿灿的光彩，犹如集结的机群。

好隆重的场面！她即使想一万次也不会想到。

她从心里笑了，留下了一个难忘的微笑。

而这次，她真想哭。

清冷的小站，除了几个匆匆奔向出站口的老农外，只有一位猪妈妈统率着它的儿女们，躺在墙根下，懒洋洋地晒太阳。

那几个土老农好可气，都出了站，还不住地回头打量她。难道，她脸上贴着离婚广告？

鬼才这么精。

这个念头，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没告诉任何人，其中包括她的丈夫郑淮海和所谓的第三者唐寅。

她之所以不肯先告诉唐寅，是不想让他充当那个不光彩的角色。

凭心而论，对这次行动，唐寅最多起了“下决心”的作用。离婚的念头，她早就有了，只是迟疑不决罢了。

离婚，毕竟不是小孩子过家家，一会儿好，一会儿散。有很多问题，很多很多的问题不能不考虑。就说孩子吧，离了怎么办？跟谁？不管跟谁，都要少一个亲人，不是爸爸，就是妈妈。刚刚五岁的孩子得罪了谁？也要陪着尝一颗苦果呢？

那么不离，不离能行吗？

郑淮海那一巴掌，已经把她对他的爱，彻底消灭了。

难啊，实在是难。这个难解的题，已经苦苦纠缠了她近一年，如果不是重新遇见唐寅，如果不是三天前，她被唐寅那一片痴情所动，也许，她还在继续用这个难题折磨着自己。

“都33了，该成家啦！”那天晚上，她望着唐寅心事重重的目光，不无责备地说。

唐寅就象没听见她的话一样，双肘支在桌面上，手指朝里弯曲，托住脸颊，瞅着墙上的照片发呆。

天蓝色镜框里，是于宁与郑淮海的彩色结婚照。夫妻俩紧紧依偎着，脸上漾着迷人的笑。

“在我们医院找个吧！有几个老姑娘，挺不错的。”

唐寅总算笑一下。笑应该很甜蜜，而他的笑，象月光一样，是凄凉的，衰弱的。

“你真要一辈子独身？”

“嗯。”

“为什么，为什么呢？”

唐寅从脸颊下抽出手，右手按压着左手指关节，让那“咔嚓”、“咔嚓”的声音代替回答。他按完左手，又去压右手。等十个声音响完，他才开口说道：“我已经把爱给了一个女人。”

这是一个极深沉的声音，是从一块坚硬的礁石里发出的。

“那女人是谁？能告诉我吗？”

他摇摇头。

“那你们为什么不结合呢？你这人，真怪，怎么问一句说一句呢？”

“有什么好说的，她结婚了。我对别人又爱不起来，只好如此。”

唐寅说完，拎起床上的军用挎包，欲走。

“你，怎么又要走？”于宁温情地挽留他。

“不，不能再住了，人言可畏呀。”

唐寅尽管是睡在过厅的折叠床上，还是引起邻居们的议论。所以，他不肯再住。门拉开的一瞬间，一个人影飞快地闪进了旁边的屋子。

又是那家的长舌妇，他望着刚刚关上的门，眼里几乎冒出火来。

“别管她。”于宁不屑一顾地双手向后梳拢一下头发，轻轻地问，“你只爱过这一个女人吗？”

在走廊昏黄的灯晕下，唐寅默默地盯望着于宁，足有十几秒钟：“是的，只爱过一个，这辈子也就是这一个。”说

完，他猛地转身，下楼而去。

一刹那间，于宁看见，唐寅的眼圈红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

唐寅已经迈进30开外的人生旅途了，如今，仍象一只孤雁，无依无靠，又怎能不伤心呢？

望着唐寅的背影，于宁鼻子一酸，两个眼窝也象抹了胭脂，红红的。

她默默地回了屋，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只觉得心里象有一个正在发胀的铅块，越来越挤压得难受。

此时，只有哭才是最好的“治疗”。于是，于宁一头扎在床上，痛痛快快地哭起来。

于宁被唐寅的一片痴情深深感动了。

唐寅说他只爱过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又是谁呢？于宁是最清楚了。

于宁曾收到唐寅一封情书。

很遗憾，这封情书寄出七个月后，她才看到。更可悲的是，她看到情书时，刚刚度完蜜月。

生活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小小的意外。

唐寅的信寄来时，于宁正巧不在，在天津的一家医院学习。写给她的信，科里同志都是塞到她办公桌的抽屉里。抽屉锁着，但有一条缝，是一个很牢靠的信箱。

照理，她回来后，一开抽屉，就会看见这封信。偏偏抽屉装得太满，又是一头沉的办公桌，结果，她一拉抽屉，信悄悄的掉在抽屉下面的隔板上，一藏就是七个多月。

于宁幸亏要找一本杂志，翻来翻去，想到了这个隔板，

才发现唐寅的信。

于宁看完情书，付之一笑。

她能不笑吗？再打动人的情书，写给刚刚度完蜜月的新嫁娘，也只能是一张白纸哟。

如果真是一张白纸就好了。

也许，就不会引起这场离婚风波了。

于宁也不该留下这封信。

为什么留下这封信，把它象宝贝一样藏在皮箱里，于宁自己也有点说不清楚。

反正，她没舍得把它扔掉。

如行云流水般优美的文字，象火焰一样烫人的感情，任何一个姑娘都会动心的。

这样美的情书，郑淮海绝对写不出。他只会跟航空杂志谈恋爱，写些“飞行心理学”、“飞行特殊情况的处置”之类的稿件。如果写情书，语言枯燥得连公函都不如。都是些“我很好”、“今天飞了3个起落”、“你身体好吗”、“祝你愉快”等等明信片上的话。也不想，她愉快得起来吗？见了这些信，她没当众撕毁就不错了。

她天天盼他的信，不就是希望那信是沉甸甸、热乎乎的吗。结果，每次来信都是干巴巴的那么几句话。

何必呢？干脆打印几十份，定期寄她一份算了。

问问所有的姑娘们，谁不渴望男孩子们发疯般的追求，一封封热得发烫的情书呢。

既然郑淮海不会写，唐寅的情书她当然舍不得丢，这是她的骄傲。况且，她也挺喜欢唐寅的。如果不是多一个郑淮海，说不准她会嫁了他。

她和他俩几乎是同时认识的。这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

那天，于宁查房，她已经知道自己管的病房新来了两个病人。所以，一进病房，目光先扫向52和53床。

只一眼，她的眉头便蹙了起来。

全病房的人都规规矩矩地坐在床头，唯独52床大模大样地躺在床上看书，对她查房，无任何反应，显然，这是对住院医的老大不敬。

于宁从医大毕业分配到这里快两年了，一直统治着这个病房，从未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她又怎能不恼。

于宁格外地喜欢每周二、四、六早晨的查房，看着一个个“臣民”服服贴贴地坐在床头，等着她逐个检查、询问，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满足。

于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心理，其中，有个不大不小的缘故。

她当卫生员时，医院组织她们参观机场。那天，她们几十个女兵，让一个年龄比她们大不了多少的小干事领着转游，受了不少窝囊气。

“哎，别动。作战值班室的任何东西都不许随便碰。”墙上按钮旁有个圆壳壳小虫子在爬，于宁想逮住，刚一伸手，小干事就喊了一嗓子，吓了她一跳。“那是战备按钮，那个小红点点一动，就响铃。飞行员不管干什么，哪怕是上厕所呢……不许笑，这是真的，也得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作战状态。”

这是飞行灶，要保持绝对卫生。空军的战斗力就是飞行员，飞行员的战斗力就是身体，知道吗？所以，他们得吃

好。”

“听说，伙食标准好高哇。”于宁尖着嗓子问了一句。

“那当然，一个飞行员起码吃你们八九个人的伙食费。”

“真的？”于宁吐了吐舌头。

“这算什么？没听说吗，飞行员是国宝，培养一个飞行员，得用一堆黄金。飞机叫上一分钟，就是一块进口表。我们团长飞了三千多个小时，扔的表能用火车装。”

说起飞行员，小干事唾沫星子乱溅，虽说吹得有点玄，于宁还是听得津津有味，在她心里，飞行员已经成为上帝了。

当她见到一队飞行员走来时，羡慕加嫉妒，眼睛都要长出手来了。

哦，好神气。清一色咖啡色飞行服，飞行帽，清一色的一落地就嘎嘎响的黑皮靴，脖子上围着雪白的绸围巾，戴着雪白的手套，还有鼓鼓的飞行包。那些女飞们，一个个挺着胸脯，翘翘着头，眼里闪着高傲的光彩，连那整齐的脚步声，都象在蔑视她——小卫生员。

嚓嚓嚓的声响，在于宁心里冬冬冬地敲打着，在这些天之骄子面前，于宁觉得，自己一下子矮了大半截。

她做了一个梦，自己当了飞行员，好神气，好漂亮。梦终归是梦，醒来手中拿的是把手术刀，命运没有让她上天，而是成了一名外科医生。

有时，于宁觉得有点遗憾。那是她看到飞机从头上目空一切地掠过时；但更多的是满足，难道不是嘛，他们飞得再高，也不能永远在天上，只要他们降落到她的病房，24平米

的天地里，她就是他们的“飞行大队长”。

大队长可是飞行员的上帝。

于宁当然不能容忍52床的不敬。她耐着性子查到52床前，低头瞄一眼天蓝色塑料床头牌：

郑淮海、飞行中队长。

哼，小小中队长，臭狂。

于宁微微扬头，故意拉腔拉调地问：“哪儿不好？”

“起落架。”郑淮海将书移开，很仔细，很深沉地望着她，眼底凝聚着一抹奇异的，研究的味道。仿佛想把她的每个细胞都看清楚似的。

“少开玩笑。”于宁不快地白了郑淮海一眼。

这是一张线条粗硬有力的大脸盘，眼光锐利，宽额阔嘴，方下巴，嘴角刻纹刚劲，一副强硬有力、雄赳自负的样子。

郑淮海也毫不示弱地回敬了于宁一眼，并用手拍拍右腿，“我们都这么叫，这儿，碰瓷了。”

“能站起来吗？”

“能。”郑淮海下床，跺跺脚，“用力时，稍微有点疼。”

“好，坐下。”于宁指指床。

郑淮海瞅一眼床头，犹豫片刻，才坐下。

“先拍个片子。发病号服了吗？”

“发了。”

“换上。以后查房，要这么坐好等着。”于宁脸上露出一丝得意。

“要是不舒服呢？”

“那当然另当别论喽。”

郑淮海狡黠地笑笑，又躺下了。

瞧郑淮海那股狂劲，于宁挺恼的。

53床唐寅跟郑淮海截然相反，谦和得要命，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

“医生，我也是腿不好。是这儿，一碰就疼，您看，没事吧？”唐寅讲话很甜，还带点贱味。

“怎么搞的？”

“踢球踢伤的，一上球场，就忘了小心。我和淮海一抢球，结果，同时……”

于宁“噗哧”一声乐了，但马上又恢复了职业医生的面孔，“医院有院规，你俩是新来的，可以问问老病号，不要违犯院规。”她故意提高声调，说给郑淮海听。

再查房，郑淮海仍没起床。再再下次，依然如故。

于宁真有些气了。

“查房时，大家都这样坐等检查。希望你不要特殊。”

于宁跟郑淮海讲话，把希望两个字咬得很重。

“这样坐，有规定吗？”郑淮海也毫不示弱地问。

“没规定。但有惯例。”

“那我希望打破这个惯例。”整句话都是加重号。

“为什么？”

“太刺激。”

“刺激什么？”

“坐在这儿，象《追捕》里被药傻了的杜丘和横路竞二。”

郑淮海的话音一落，爆起一阵笑声。

郑淮海是条犟牛，就是没有那样坐。

奇怪的是，半个月以后，郑淮海坐得比任何人都好，都标准。这使于宁心里出现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她终于忍不住了，悄悄问唐寅。

唐寅极俏皮的一笑，不无神秘地说：“这小子，挨熊了。”

“谁敢熊他？”于宁带些讥讽味地说。

“他的上帝。”

从唐寅嘴里，于宁才知道，郑淮海的上帝是一个叫胡素芹的女性。

胡素芹是郑淮海在航校的带飞教员。郑淮海刚刚分到她名下时，竟然躺了两天铺板，他瞧不起这个不起眼的女人，自己无论是块头，还是年龄，跟她比，都是老大。堂堂七尺男儿受制于一个瘦小的女人，脸上哪有光彩。

没想到，胡素芹竟有一身优秀的飞行技术和良好的教员气质。郑淮海折服了。并且，做为她忠实的俘虏。

郑淮海分到部队后，悄悄给胡素芹写了一封直爽得不能再直爽的情书。很快，胡素芹便回了信。告诉他，她已有丈夫，还有个四岁的女儿，父女俩在上海，她为了带好郑淮海这批学员，整整一年没回家。

郑淮海和唐寅是好朋友，便把胡素芹的信给唐寅看了，并说，“生当如此人。”

前几天，胡素芹来医院体检，听唐寅说郑淮海讨厌在查房时坐在床头，便说了郑淮海，责备他不懂得尊重医生。

郑淮海当即表示改正。

郑淮海说到做到，而且改得极认真。但他那股狂劲，仍

未熄灭。

其实，于宁也是挺狂的。狂人遇狂人，常常是乌鸦落到煤堆上，笑别人黑却看不到自家黑，于宁正是这样。

在全院的女孩子群中，容貌和事业她都是当之无愧的王。王者都有臣民，她的臣民和奴仆全部是小伙子，且绝对的忠实，可以赴汤蹈火。

试举一例。每个医生，在走廊都分有壁柜，用来放工作服等衣物。因无什么重要东西，都没加锁。这便给小伙子们创造了讨好的机会。于宁的壁柜里，常常有人送来罐头、水果、巧克力等等好吃的，均不留姓名，是慷慨的无名英雄。

头一个被怀疑的对象就是唐寅，他对于宁太那个啦，简直是殷勤备至。

“于医生，你的衣柜怎么那么多东西呀？”

“唉，宿舍就那么点地方，放不下的东西只好往这塞。”

于宁是单身，东西又多，所以，她的柜比任何人都拥挤，只要一打开，总要叽哩咕噜地掉出点东西来。

“你，应该合理使用空间，书应该这么摆。”唐寅边说边动起手来。那些书、牙缸、饭盒、脸盆、奶粉、方便面等等吃的用的，经唐寅一收拾，摆放得有条有理，还空出不少地方。而且，所有的书，都用画报包上了皮。

于宁在心里得出个结论：这家伙，比女人还女人，过日子定是把好手。

于宁跟唐寅已经很熟，说话也就随便，“哎，你的东西没处搁，我帮你处理，可别悄悄往我柜里放。告诉你，那些‘高糖’，我全给了4床农大嫂啦。”

“你说些什么呀？”

“别装大瓣蒜，你没往我柜里放东西？”

“没，绝对没有。”唐寅说得肯定，但那笑悠悠的眼神却令人怀疑他话的真实性。

“那就没你的事啦。”

“有事就说，非常愿意为你服务。”唐寅一笑，走了。

于宁不是傻瓜，鬼得很，唐寅对她的好感，她早就收进眼里了，只不过，她装糊涂罢了。

从心里说，于宁还是挺喜欢唐寅的。小伙子长得挺帅，属于奶油小生一类。能说会道，能办事，更会讨姑娘的喜欢，献起殷勤，可以不要命。

但是，唐寅的长处，也是他的弱点。

恋爱，也是一门极深的学问。许多姑娘担心自己没有追求者，又对那些“粘乎”的小伙子躲来躲去。于宁正是这种心理，唐寅在悄悄追求她，她心里挺美的，却又不满足，想拥有更多的追求者。想一想，似乎天下的男人只有郑淮海对她不屑一顾。她很想知道这个男人为什么这么狂？结果，越好奇，他就越神秘。终于，于宁被郑淮海吸引过去了。

“你在写什么？”于宁主动问郑淮海，这时，她觉得自己有点惨。

“心理学。”

“你这个人务不务正业。”

“请注意，我写的是飞行心理学。”

“飞行是什么心理？”

“你有兴趣吗？”